

春月與秋陽

劍慧陳

【春月】

我自幼生長在一個「開佛」的、傳統的儒門家庭，在以祖父為中心的權威、惟儒獨尊的文化模式下，教導我直到十一歲時，大約民國二十四年春天，祖父離開人世以前，沒有一個僧、一個道，能走進我們的門庭。

雖然，在祖父喪期，也請了「開佛」的和尚（項羽故鄉）境內「來龍庵」的和尚，到家中心，放飯口為祖父超渡，但這只是一種「超渡」的形式，是一種煙幕；和尚在我們家中，給他們住的地方，在我的記憶中，彷彿是一間棄置的空屋，禪門的比丘，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等於乞丐；這基本的「陋儒心態」，要負一份責任，而和尚依賴於別人存亡以賺取生活之資要負更大的責任。

一個和尚，帶著七八個和尚，在深夜的空曠廳堂裏，臨時設置的靈柩前，和祖父渡，四週圍著家人和隣舍親友，他們閉目喃喃地誦經文和陣陣「唵嘛呢叭咪吽……」之聲，竟然使我顫動起「思鬼」之幽情。

祖父在世，我們一座龐大的破落戶的地主住宅，在二十多間的房舍中，找不到一張、一本、或一件有關佛教的東西。我們的堂上，除了祖先的靈位，在逢到年根歲底，祭祀的對象，是「祭神如神在」的門神、灶神、和往往要到村落的邊緣千年大道的歧路邊去拜祭的「福德正神」；真實說，這些神，都可能是殷商周秦之際引下來的「天道」思想的遺物，這也不外儒家的鬼道觀念的一部份，與佛家「天界」觀念扯不上關係。

等祖父下葬，我父親（陳海涵先生）（註一）遠走西南，我從上海靜安寺小學四年級生，越級進入隣村一座小學六年級，其實這中間（民國二十四年春到二十五年夏）整整流離了一年，放著書沒有讀。泡在鄉野牧童的

小群遊友的集合，可是遠比今天「千人大會」來得神聖。那位劉先生，是「登了地」的人，他彷彿是若千縣的主教，他的一舉一動，一吟一喝，都極為嚴厲而肅穆。我記得，他曾經到過我們家來，住過祖父逝世前住過的小樓舖上，他吃素，甚至連鹽也不吃，滿面紅光夾著黑光，大約六十歲的人，留著長長的後披的黑髮和黑的長鬚，威嚴中帶著莊敬。但是他在臨行之前，到我們田間為我們看了一次風水，於是他在我的心中份量為之降輕。至今，我想不出是為什麼道理。

當你接受他們的「出世」觀念以後，便有一個儀式等待你，那便是「掛號」。那意思是，「原人」在赴「龍華大會」之前，先要掛個號，才能列名，否則大會不收你這個無名之輩。「掛號」以後，大約又過一年，或至兩年、三年不等，才能「進道」。「進道」是一個重要關鍵，這表示你已成為一個思想忠誠、道行不錯的信徒了。進一步，再過幾年，才能「領恩」。這就等於一方面的「法師」了。

這些每次進階的儀式，都是透過我們北方距離一百多里的鄧縣或鄭城縣一帶一位姓劉的老先生，到我姑奶奶家，在一間小客廳裏主持授受的。氣氛顯得十分嚴肅而神秘。雖然參與者，只有三二十里地區，二三十個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一

個「西華堂」，吸收「教友」是很理性而冷漠的。首先，他們在最近的親朋好友家人之間，看你是「一塊修道的材料」，才誘導你素食，並且以「夢授經」、「金剛經」、「心經」、「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這些我懷疑他們自己也不明白的幾本經書來接引你。他們也以「楊枝淨水」，遍灑三千，性空八德利人天，福壽廣增延，滅罪消愆，火德化紅蓮……這首偈子，教人頌唱。他們告訴人們，釋迦牟尼已退位了，釋迦的法，由於和尚的墮落，已經傳給西華堂的善者了。而現在「龍華三會」已觸目在望，九二二萬「原人」將要「回籠」到天上去了。大家趁這個末劫，要趕快搭最後一班車「回家」去。

法界定印。就像現今台灣佛教的「轉世佛」坐像一個模式，有人說，這是「蓮花已開」；而他們的說法，是兩隻手，抱在一起，放在小腹之前，腳趾的趾上，這兩隻手互抱，是左手疊在右手之上，然後右手的大拇指在左手手中，右手的食指上；而左手的大拇指則在右手無名指的根部紋紋上，然後這兩隻手再作「抱印」。這叫甚麼？「印」我搞不清楚，好像他們叫做「蓮花未開」。這種「坐法」，我到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到。它和所有宗教派別的手勢都不相同。而且他們同道間的禮儀，也是用兩手互抱為之，與佛教合掌問訊是不同的。

至於雙腳，也是跏趺，單盤和雙盤都有，古頭也是抵著上頭；禪身也是一樣程序。他們不念佛，不念咒（平時為死者超渡則念往生咒，並誦「往生錢」）。不修止觀，不參禪；我想他們很可能守「某一點」，或者守「某一個」，這是我猜想。由於我的姑奶奶也像他一樣，每次從不間斷的這樣坐著，我有一段時間睡在她同一張床上，所以每到天快亮，被便意弄醒時，那種呼嚕呼嚕的聲音便一波波在耳邊響起。

他們打坐，和今天的佛教的打坐似乎大同小異，也是按照「七支坐法」來進行的。而唯一的不同，便是，佛教徒的兩隻腳是重疊平置於操勞，且又生於亂世，農村

緊接水輪和金輪，四輪皆含固液氣。男女飲食稱色界，莊嚴彩色名色界，無有形色無色界。須彌四洲，中星界，七山八海層層繞繞，其外又有鐵圍山，七寶樹，衆生心動無所起，因而構成時和空，如以勝義究竟觀之，時間無始與無終，空間大小無存，只因衆生妄念起，強加分別過現未，四維上下亦如此，二元相對之世界，唯識變現呈萬象，唯心所造十法界，隨緣不變總相隨，色空不二真真相。

佛法漫談歌集

佛法漫談歌集

李春松

證得無生羅漢果，心滿意足無進步，分段生死雖已了，變異生死仍未斷，僅得一半之解脫，法身般若未盡證，度衆之心亦不發，獨善其身是有餘，兼善天下嫌不足，菩薩佛乘談不上，如此只載小數人，故稱小乘之佛法。

四、談談界內與界外

受苦無量無絕期，界內總名叫三界，不明事理迷自性，分別心起煩惱生，不斷生死無自由，長受纏縛輪迴苦，處於火宅實可憐。三界衆生分三類：天人修羅日善道，雖受業苦有小樂，天人修羅日善道，雖受業苦有小樂，受盡折磨仍不知，若能接受佛教教誨，斷除三毒修三慧，除卻妄執斷煩惱，自利利他苦薩行，才是人生積極義。

五、談談五戒與十善

定出三界離輪迴，了生死脫無去來，便是界外諸聖人，聲聞緣覺小乘人，苦薩佛陀是大乘，均住界外之彼岸。思之行之是惡業，守之修之是善業，善業圓滿升天界，享受天人勝妙樂，勝妙樂報享盡時，再落六道輪迴圈，於再度應報，這時已是民國二十九年冬，過了年，又在運河北岸，小姑奶奶家念了幾個月私塾，讀的是「易經」，背了一半。民國三十年回運河之南——泗陽故園，再入私塾；半年，離開

危殆而不安，她看起來要比她實際年齡老上十歲到二十歲；在五十歲時，她已一臉皺紋，但是我從未見過她生過一次病，她不但要為家務辛勞，為傳道辛勞，為應付地方土豪劣民詭詐而辛勞，又要為防止民間土匪搶劫而神為之瘁，但是她每天一定打坐。

這個「西華堂」，通常都勸人戒慾；即使已婚的人，也禁人再犯色戒。未婚的人，最好獨身。而那位劉老先生，最多每年到我小姑奶奶家作一次指導或主持一次「升等」儀式，平時，他在什麼地方，沒有人知道。而他收的信徒不多，但都極為忠實而終身不渝。

由於這種民間宗教活動到今天已相隔五十年，透過今天的知識來判斷，他們絕不是一貫道，也不是什麼普通「道教」，他們不拜無極老母，不拜彌勒菩薩，不拜上帝；甚至「老子」也不在他們信奉之列。他們的「主神」對象極為模糊而曖昧。我回想起好像對「觀世音菩薩」敬拜得異常突出。這個教的歷史已無法追溯考證。而他們的「道程」，從「進道」以後，領過了「恩」，「登地」那一關，好像仿冒華嚴經的「初地」；他們似乎以「十地」（法雲地）作最高級的層境。「華嚴十地」，似乎是他們借以作為實踐步驟的一個理念體系。這個教不知從何時演變而成。經過五十年以上的動亂，

我在民國二十七年，在母校又再讀一年，校長換的是家族中姑母陳敏女士。到民國二十七年秋，我受先生之託，讀了一至二年左右的私塾。當時背完了「幼學瓊林」與「論語」、「孟子」一部份，又再度負笈離家三百多里的江蘇南通，如皋一帶，讀振港及邱陸中學各一學期。

當時暑假兩個月住在振港鎮後街的國清寺，與寺中和尚們，尤其其中一個由上海到振港來掛單的青年比丘——天台宗與慈法法師，特別好。當時我因為離家已遠，母親已管不到，父親又早已煙癮飄渺，我便下決心要跟他出家，却被他婉婉阻止了。

他說：「我勸你不必出家，做佛門的護法，才是你的使命。以你的資質、器識，你為什麼不去護持佛法呢？」就這樣，我那種強烈的出家念頭，被他攔腰斬斷，但是他送了我一本極為精緻的摺疊本「戰戰課誦」，在經過一度戰火中流亡，又隨著行李一齊散失了。

離開戰時的振港，我輾轉到達運河上的以產藕著名的寶應，住了兩三個月，終於再度應報，這時已是民國二十九年冬，過了年，又在運河北岸，小姑奶奶家念了幾個月私塾，讀的是「易經」，背了一半。民國三十年回運河之南——泗陽故園，再入私塾；半年，離開

故鄉，到另一個客村——馬牙湖念一年私塾。總加起來，在離亂失學的歲月中，我念了大約三年不到的線裝書。背的書有「論語」、「孟子」、「詩經」、「唐書」、「易經」、「詩經」、「唐書」、「易經」，在民國三十年秋天二度離家之前，讀「紅樓夢」約六遍，已大部陸續讀完。

當年十月，到淮陰縣（韓信故鄉）插班進「漁溝中學」初二，已經十八歲。讀了一學期，在寒暑假後，經淮安一戰時敵後政府地區，經淮安到寶應，讀了四個月補習班。寶應是日本人佔領區，空氣十分沉悶。

就在這一年六月初，我乘了一輪船南下省會鎮江，再與朋友江濤，從常州越過日軍封鎖線，沿著被破壞的後方鐵路線，步行到安徽屯溪，再轉浙江遂安、江西上饒、福建崇安，從此走上了從軍之路。

我參與抗戰只有兩年，趕上與中共作戰是三年，合計在戰火中翻滾五年。少年一事無成，時不我與，到民國三十八年已經二十五歲。

從此，我與詩書絕緣，也與宗教絕緣，與父母兄弟絕緣。在海天深處，變作一隻孤鴻。

（上）

請於閱讀本刊之後，如不保存，轉贈他人，功德無量！

如何學靜坐再版已出書，凡道侶欲請閱者，附回郵二十五元即寄。